

长篇小说

沂蒙

赵冬苓 著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沂蒙/赵冬苓著. — 济南: 山东文艺出版社, 2008. 10
ISBN 978-7-5329-2908-5

I. 沂… II. 赵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44533 号

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
集团网址 www.sdpress.com.cn
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
电子邮箱 sdwy@sdpress.com.cn
地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
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
版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
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规 格 开本/170 × 236 毫米 16 开
印张/24 插页/2 千字/329
印 数 1 - 5000
定 价 28.00 元

沂蒙

1

蒙山高，沂水长。八百里沂蒙山绵延起伏、曲折逶迤，号称七十二主峰、三十六洞天，幽、奇、雄、秀；一条沂河，缠山绕水，如同玉带一般，纵贯沂蒙，使得这里的山上林木苍郁，花草茂盛，充满灵气。每年夏秋时节，是沂蒙山最好的时光，山上的银杏树、板栗树、核桃树、柿子树、山楂树都是硕果累累。孩子们在林间玩耍，捉山蝎，捕金蝉，欢笑声撵得蝴蝶、蜜蜂晕头转向；大人们在坡田里劳作，不时有沉苍高亢的沂蒙山小调从山那边飘过来，被斑驳的树影摇碎，疏离缥缈。落日时分，林间薄雾掩映下，山间显得更加静谧祥和，还多了一份神秘感。

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沂蒙山好水好人更好。沂蒙人善良、热情、勤劳、坚忍，这里乡风淳朴，邻里间和睦相处。人们过着一种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的平静生活。但是，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，这个世界突然变得不太平起来，山外面不时传来打仗的消息，人们也似乎听到外面隆隆的炮声。这样那样的军队也时而在山中出没，拉杆子做山大王的土匪多起来，让善良的百姓胆战心惊。这不，后来又来了日本鬼子。山里人的安生日子就不用想了，不管来什么军队，一有个风吹草动，人们就赶紧躲进山中避难。人们知道，不管来什么军队，都没有老百姓的好果子吃。近一段时间，山外面的气氛似乎更加紧张，有从外面进来的人说：山外面，八路军正跟日本鬼子打仗呢。八路军是啥？山里人不知道，李庄的人也不知道。但李庄

的人琢磨，八路军敢跟日本鬼子打仗，那不是天兵天将是啥呢？因此，八路军在李庄人心里，又多了一层神秘。

八路军第一次来到李庄的那天，李忠厚正在为他的二儿子李继成操办婚事。李忠厚的女人李于氏爱说爱笑，也爱操心，家里的大事小事，没有她想不到的。这不，她早早就打发小儿子狗子带着他姐姐三妮到山路口等着去了。

李庄是藏在沂蒙山深处的一个村庄，不大不小，远远地望去，总共有一二百户人家。村外三面环山，一面是水。正是深秋农闲时节，庄稼割了，秋叶已经红透，树上结满果实，鸟儿在林中起伏鸣啭，被露水浸湿的柴火散发着清爽爽的好闻的气味儿。

这个山路口，就在村外的小山上，小山不高，坡比较缓，是进入村庄的必经之路。

山路口旁就是一片树林，狗子和他姐姐三妮正在玩耍。三妮已经有十四五岁了，虽说脑子有些毛病，但却长得没有傻相，满脸的单纯可爱，像一个小孩子。三妮仰着脸，惊喜地看树上一只蹦蹦跳跳的小鸟，嘴里不时发出惊叹声，好像这是世界上最令人惊奇的事情，一心想把它握在手心中，便指着鸟叫起来：“哥，哥，帮我抓它。”

狗子头也没回地说：“傻瓜，我是你弟弟。”

狗子七岁，正是上树爬墙的年龄。他骑在一棵柿子树上，冲着脖子向山路那边张望。远处的山雾还没有散尽，但路上的行人已看得清了。

三妮仍然叫着：“哥，哥，抓住它。”

“新媳妇，新媳妇来了！新媳妇来了！”狗子一边喊着一边从树上跳下来，回头就往山下跑，一边跑一边喊着，“新媳妇到了！新媳妇到了！”

果然，一队送新人的队伍吹吹打打地走过来。前面是两个鼓乐手，正热闹地吹着，后面是一辆独轮车，车一侧坐着一身红棉袄红棉裤、蒙着蒙头红的女孩。独轮车后，是送嫁妆的队伍，几个男人挑着抬着。前面两人抬着的是一个柜子和两个杌子，后面两个抬着几床被子褥子。眼看着，送

亲的队伍就来到围子墙下面。

鼓乐使劲地吹打着，大大小小的孩子，光着脚的，赤着膊的，在人缝里追逐打闹。有看不下去的家长，一把没拉住，倒把自个儿晃了个趔趄，嘴里骂一句，依旧笑嘻嘻地看热闹。庄户人家，大都是在农闲的时节娶亲，大家伙儿都有空闲了，来捧场的人多了，喜事才会办得热闹。这会儿，老老少少把李家围了个水泄不通，个个喜气洋洋的，跟办自家的喜事一样。

李家院子挺大，院里有四间堂屋，三间东屋，三间西屋，两间南屋。西屋南边是牛栏，里面拴着一头牛。东屋南边还有一间是厨房，此刻，里面风箱拉得正欢。

新郎李继成穿着一件对襟的青布夹袄，戴一顶瓜皮小帽，身前斜披着一个红绸花。听到狗子的叫声，他慌慌张张就要往外跑，却被他娘李于氏一把拉回屋里。

李于氏顺手就在他后脑勺上打了一巴掌：“慌什么？没娶过媳妇？”

李忠厚坐在屋正中的椅子上抽烟，他“嘿”了一声：“你娘真会说，可不没娶过媳妇呗。”

李于氏白他一眼，说：“没娶过也不能这么慌三忙四的，不怕人笑话？”一边说着，一边顺手替儿子整了整身上的绸花，“记着，客人马上就到了，今天你唱戏，礼数上都得尽到，别在人家嘴里落下话。”

李继成有口无心地答应着，眼睛却忍不住往门口看。

李于氏还在嘱咐着：“一会儿他们来闹洞房的时候，你别由着他们，他二嫂进门就是咱的人，咱得护着。”

门一下被撞开了，狗子急三火四地跑进门来，上气不接下气地说：“娘，二嫂来了，二嫂来了。”

李于氏利索地推了儿子一把说：“赶快去迎吧。”又回头对李忠厚说，“坐在那里就当了老公公了？赶快去换上你那件新衣裳啊。”说着，李于氏也赶了出去。

李忠厚不情愿地往身上套着灰夹袄，一边套一边嘀咕着：“有原先那件穿着还不行？又做了件新的，真是败家娘儿们。”

李忠厚的娘坐在床头上，用目光替他打量着身上的衣服：“后面扯扯。唉，她做了，你就穿，娶儿媳妇嘛。”

李于氏又冲进来说：“娘，新媳妇马上得给您老行大礼哩，您老也赶快换衣裳。”一边说着，一边还顺手帮忠厚扯了一下新穿上的夹袄，然后又利索地从床头拿了准备好的新衣服要帮婆婆换上。

李忠厚生气地说：“就知道衣裳衣裳，有两个钱，都叫你穿了，以后的日子不过了？”

李于氏向来不怕她的丈夫，听他这么一说，劈头盖脸就是一顿：“大喜的日子，你就闭嘴吧。成天虱子腿上劈肉，臭虫身上熬油，也没见你过成财主。”

忠厚娘顾不上他们的斗嘴，抓住儿媳妇：“他娘，这老二你可看紧了，别和老大似的，娶了媳妇过了一夜就跑了。”

李忠厚拿出当家的威严说道：“他敢，看我不砸断他的腿。”

李于氏一撇嘴：“老大跑了，也没见你砸断他的腿。”

说起大儿子李继长，李忠厚的气就不打一处来。李忠厚一共有仨儿子仨闺女，最让他操心的就是大儿子李继长，一家人省吃俭用，巴结他去临沂读书，却读来满脑子古怪念头，还什么革命啊什么婚姻自由的，好嘛，结婚的当晚就跑得无踪无影，把他大嫂一个人扔在了家里。这叫啥事啊！李忠厚一想这事儿就懊悔得不行，禁不住使劲拍了下自己的大腿。

院子里，几个吹鼓手使劲地吹打着。人群不时地发出哄笑声，一帮孩子还是上蹿下跳，在人群里钻来钻去。

一对新人被人簇拥着正在行大礼。

司仪喊道：“……二拜高堂……”

俩人向坐在椅子上的李忠厚和李于氏下拜。

司仪又喊道：“夫妻对拜。”

新娘子被人扶着转身，向对面的李继成行礼。李继成跟着低头，但忍不住使劲盯着蒙头红里的人影。

李忠厚看到了，小声对身边的李于氏说：“你看你这个儿子，真没出息。”

李于氏其实也看到了，小声地说：“你悄悄的吧，没人当哑巴卖了你。”

沂蒙山人结婚规矩多，到最后还得把家里的亲戚朋友都要介绍个遍。

“这是你姐和你姐夫。”领着新娘子的中年妇女说道。

新娘子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叫：“姐，姐夫。”

站在新娘子面前的正是李家的大女儿大妮，头发高高地盘着，尽管是专门来参加弟弟婚礼的，但神情郁郁的。他的男人孙旺紧跟在她的屁股后面，老实巴交的样子，一看就是个闷葫芦。大妮赶快答应了一声，拿出一个红包塞到新娘子手里。新娘子就推。李于氏那边说了话：“你姐给你，你就拿着吧。”

新娘子道了谢，塞进袖筒里，中年女人指着一人继续说：“这是你大妹。”

被称作大妹的是二妮，十六七岁的样子，是一个长得有些棱角的漂亮女孩，她笑着很响亮地叫了声“二嫂”。

“这位是他大嫂……”中年妇女一愣，却找不到该介绍的人了，刚才，她还看到他大嫂是站在这里的。

原来，他大嫂刚才侧身钻进灶房里，现在正一边拉风箱一边添柴火。他大嫂长得很漂亮，但不事修饰，神情落寞。此刻，她一边烧火，一边透过半开的门偷偷向外张望，脸上的神情很是失落。门外传来婆婆的声音，他大嫂赶快低下头，往灶底下填着柴火。

“他大嫂，赶快，新媳妇要给你行礼哩。”婆婆说着走进来。

“娘，俺这个样子，见不得人哩。”

李于氏二话不说，过来把灶口的柴火拾掇进灶里，扯起他大嫂就走：“咋见不得人？你比谁差？”

他大嫂头上还挂着一根柴草，脸上含一丝凄楚的微笑，站在那儿，新媳妇在别人的搀扶下向她鞠了一躬：“大嫂。”

就在新媳妇低头的一刹那，李于氏很快地替大儿媳把那根草拿掉了。

他大嫂看着面前的新媳妇，眼睛里有泪光闪动。

新娘子行完礼，回到屋里，却仍然蒙着头，盘腿坐在床上。屋里挤满了看热闹的人，有人评头论足，还有好奇的孩子伸手拉她，无论别人说什么，新娘子只是低头坐着一动不动。

有个孩子动了动她的脚，新媳妇赶快把脚往里缩缩。孩子又动动，新媳妇又缩缩。

“是个大脚哩。”孩子咧着嘴笑着说。

院里已经摆了几张八仙桌，来贺喜的乡亲们济济一堂，李于氏满院张罗着招呼客人，李继成也每个桌敬着酒，很是热闹。

正在这时，外面传来狗子的叫声：“娘，娘，来了伙当兵的，来了伙当兵的。”

李于氏“啊”了一声，没顾上锅里的饭，回头就往外跑。正在吃饭的客人们也呆住了，有人抓住狗子问：“当兵的？你看准了？真是当兵的吗？”

狗子喘着粗气说：“是，真是，我看得准准的。”

三妮哭着跑进来喊：“当兵的，当兵的。”

李于氏说：“狗子，领着你三姐，别放她自己跑。是谁的兵？刘黑七的，还是马五爷的？”

“不知道，反正是当兵的。”

“天哪，不会是刘黑七吧？赶快跑吧。”“呼啦”一声，正在喝喜酒的人都站起来，急着往外跑。李忠厚着急地张着两只手：“这……这算咋回事呢？喝完了再走啊。”李于氏很果断地说：“还顾得上喝酒？当家的，你背着咱娘。继成，去扯着你媳妇，赶快上山。”

“天还没黑哩，新媳妇咋能离炕啊？”

“命都顾不上了，还顾得上那些。继成，快点儿。”

李继成高兴地答应一声，转头就跑进新房里，新娘子还盘着腿低头坐在那儿。李继成停了停，走近新娘子，小声地说：“有兵进村了，咱得上山躲着去。”一边说，一边迫不及待地一把扯下了新娘子的蒙头红。他看到的是一张美丽而羞涩的面孔，不由得呆住了。新娘子含羞看了面前的男人一眼，赶快把头埋下去。李继成伸手去拉她，新娘子下意识一躲，李继成更坚决地把她的手拉住：“赶快上山躲兵啊。”一使劲，新娘子被他拉下床来，“哎哟”一声，身子一歪，歪倒在他身上。

李继成顺势搂住她：“咋啦？”

新娘子说：“腿麻了。”

树林里挤满了来躲避的人们，大家一家一户地坐在一起，还各自牵着自家的牲口什么的，有人把铺盖和值钱的东西也带到山上来了。李家一家人围坐在一起，李于氏这会儿正忙着把带来的煎饼分给家人，又把一个咸菜疙瘩掰成几块分给大家。她往李继成手里塞了一块，李继成的手还张着：“娘，再给一块。”

“你想吃多少？”话没说完就明白了，李于氏往躲在人后的新娘子那边一瞥，白了一眼儿子，又给了他一块。李继成高兴地拿着煎饼和咸菜凑到妻子跟前去了。

忠厚娘在一旁嘀咕着：“山渣子，尾巴长，娶了媳妇忘了娘。”

说来也怪，这一次当兵的进村，村子里一点儿动静都没有。到了傍晚，村长李大头吩咐两个青年到村子里看。等了好一会儿，也没见有回音，李大头有些沉不住气了，攀着树杈望了望那边的动静，静悄悄的没见火没见烟，不像过兵的样子。莫非狗子看错了，当兵的没走这趟路，还是刚才那两个兔崽子贪玩跑别处去了？心绪也会传染，和李大头一样，见天渐渐黑下来，成群结队的人便没有心思呆在林子里了，惦记着家里的鸡没

喂，或者担心贼不走空，也就牵着牲口、扛着东西从山上下来，彼此还互相打听着的。

两个青年远远地跑回来，一边跑一边喊着：“大头叔，大头叔！”

李大头赶快迎过去：“咋啦？还没走？”

两个青年跑过来，呼哧呼哧喘着说不出话来，两人的脸上满是惊讶。

李大头急得跺脚：“这俩孩子！到底咋啦？”

“叔，叔，出怪事儿了！”

人们从围子门里涌进来，一进村，都愣住了。

街道被人打扫得干干净净，鸡在安详地觅食，没来得及牵走的羊也还拴在树上，看到人们进来，抬头“咩咩”叫着。家家的门轻掩着，好像正在等待主人回来。

李忠厚和李于氏领一家老小推开大门，一下子惊呆在那里：院里，没吃完的喜宴还老样子摆在那儿，走的时候被慌乱的人们踢倒的凳子都被扶起来了。院子被扫过，水缸里的水满满的。一家子你瞅瞅我，我看看你，都傻了。

狗子从大人腋下钻进院里，爬到一张桌上想吃好吃的，突然发现了什么，手里拿着三块大洋和一张纸跑过来。

“娘，娘，你看。”

“天，这是啥？”

李忠厚眼睛一亮：“银元。”说着要去接。

李于氏把他的手一打说：“什么钱啊你也敢接？继成，你不是念过书吗？看看这纸上都写了些啥。”

李继成把纸接过来，结结巴巴地念着：“老乡，我们是八……八路军，是穷人的队伍。今天从这里过，借你家高粱三斗……这个字是什么呀？不认识……”

李于氏仔细听着：“别管那个不认识的，拣认识的接着念。”

“什么留大洋三块。什么什么什么谢……”李继成高兴地说，“是八路军啊。听说人家王庄那边早就来过八路军了。人家说八路就是这样的，不打骂老百姓，还帮老百姓干活。对了，他们是为了打小鬼子过来的。”

李于氏和李忠厚互相看着，心里七上八下的。先前也只从说书先生嘴里听过岳飞爷爷带的兵对百姓秋毫不犯，现今这年月兵荒马乱的，真不知道八路军会不会来找后账。

李忠厚犹豫着问：“你说这钱……”

李于氏说：“收着吧。”又小声地说，“当家的，听说老大参加的就是八路，莫不是老大要回来了？”

李忠厚赶快左右看了一眼，骂道：“你找死啊？就怕日子过素净了。”但他心里琢磨着，以老大的为人，这八路军兴许也像岳爷爷的兵？便把银元暂且收了。

2

山坡上的柿子树一片片的，树叶几乎掉光了，只剩下一个一个的柿子，红灯笼似的挂在上面。狗子跟几个孩子，正骑在树杈上摘柿子。孩子们凑在一起，就是能闹腾，你朝我扔一个柿子，我再还一个回去，嬉笑声和叫骂声在山间回荡着。突然，狗子似乎发现了什么，猴子一样往高处爬了两下。远远的，一队日本兵走在山路上，朝村子方向过来了，枪刺在太阳下闪着光，队伍的前列，一个士兵在枪尖上挑着一面太阳旗。狗子大叫

一声“不好，鬼子来了”，就从树上滚下来，野兔子似的朝村子里跑去，一路跑一路喊：“鬼子来了，鬼子来了！”

街上一片慌乱，人们扶老携幼，牵着牲口，扛着财物，又一次上山逃难。女人招呼着孩子，男人背着老人，一会儿的工夫，家家大门上锁，村子变得一片死寂，街上已经空无一人。再看山窝里，一家一家凑到一起。像这样的躲难大伙已经习惯了，今天鬼子明天土匪的。

也有来不及跑的时候。那一次，土匪刘黑七进村，李忠厚一家就没跑出来，刘黑七一刀下去，把李忠厚家一只羊的头给劈下来，羊头滚到三妮脚下，把三妮吓得翻了白眼。土匪走了以后，三妮大病一场，从此后，脑瓜子就不灵透了。从那开始，村子里有个风吹草动的，李忠厚和李于氏带着全家就跑得特别快。

李于氏正忙着安顿一家老小，一个女人跑过来：“婶子，你来帮俺看看，俺娘头晕病又犯了，你再帮俺娘挑挑。”

李于氏答应着，拔下插在头上的簪子，跟着女人就走，一边走一边回头嘱咐二妮：“二妮，看好你妹妹啊。”二妮正在和旁边一家的女孩凑在一起说着悄悄话，顺口答应了一声。三妮蹲在离二妮不远的地方玩着石子。

只听见二妮说：“真的？你没骗我吧？”

女孩说：“谁骗你小狗的。俺二姐不就嫁到他庄上吗？俺姐说那就是他。”

二妮满怀心思的样子，犹豫一下，还是问：“他长得啥样啊？”

女孩说：“不害羞，还没过门哩，就想知道男人长啥样。”

二妮扑上去打她，女孩笑着躲着。二妮正经起来：“真的，他啥样啊？你不说你看见了吗？”

女孩说：“长得还行，怪老实的。”

二妮不说话了。原来，春上父母给她订了婚事，她只知道对方叫拴柱，别的就不知道了。

“没准儿，又是和俺姐夫一样吧？三脚踹不出个屁来。”

“和你姐夫一样不好吗？人老实还不好？”

“好啥，就知道打俺姐！唉，当个女人，真没意思。不知道男人长啥样就得嫁，谁知道是嫁个狗还是嫁只鸡呢。”二妮闷闷地说。

“女人，还不是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吗？”

她俩都没注意，在她们说话的时候，三妮走远了。三妮像孩子一样笑着，蹲下去扑蚂蚱。蚂蚱跳远了，三妮学了蚂蚱一样跳着，也跟着跳远了，消失在树丛里。

三妮手里拿着一只蚂蚱，嘻嘻地笑着逗着它。她逗够了，把蚂蚱扔了，这才回头找家里人。

“姐，娘。”

没人回答，周围空无一人。三妮走到一面山坡上，于是看到了自己的村庄。三妮认得回家的路。

天很好，路边开满了星星点点的小花，野花的生命力就是强，都深秋了，还三三两两地开着。三妮一个人向村庄里走，一边走一边玩，不时蹲下来采着路边的野花，还把其中一些扎在自己的头发上。路边有一条小河，三妮跑过去，对着河水照着，河水中出现了她美丽的面孔。三妮突然有些害羞，捂着脸吃吃地笑起来。

三妮推开家门，一下子愣在那里。家里多了几个陌生人，一个挽着袖子正在宰鸡，另外几个正在帮他，几个人都满手满身的血，弄得堂屋里全是鸡毛。三妮不动，站在那儿静静地看着他们。他们也发现了三妮，一起回过头看着她。三妮脸上露出单纯的笑容，唱歌一样地说：“呀，来客了？大大，娘！”三妮喊着“娘”跑向堂屋，被那几个人挡住了。三妮又跑向厨房。

“啊，真香啊。”三妮闻到了炖肉的香气。长这么大，她只吃过两次肉，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大哥娶媳妇时吃的大方肉，连大姐出门她都没吃过。不知今天是啥日子，家里来了人，还有肉吃。

那几个日本兵说着什么，发出会意的大笑。

三妮从厨房里跑出来，看他们笑，自己也高兴地笑了。三妮说：“柴没了。”三妮跑到柴火垛那儿去抱柴。一双皮靴走向她，三妮浑然不觉，还在使劲地收拾着柴，准备把柴抱起来。

一双沾满了血的手就在这时候从后面抱住了她。

“娘！”三妮的那一声惨叫在空中飘荡着。

李于氏正在给一个中年女人捏头顶，那声惨叫好像传了过来，李于氏无端地打了个寒战。

“咋了嫂子？”

李于氏有些不安，勉强笑着说：“没事儿。好点儿了没？”

“好多了。嫂子的手真灵。”

“那我先回了。”

李于氏急急火火地在山路上走着，她看到二妮一个人坐在那里，拿根草棍在地下胡乱画着，好像有什么心事，就匆匆过来问：“二妮，三妮和狗子呢？”

二妮说：“狗子和他们一块儿掏鸟窝去了。三妮也跟着去了吧。”

李于氏放下心来：“这个三妮，成天和些小子家在一块儿玩。”

正说着，狗子跑回来了，身上的衣裳被撕了个口子，双手捧着鸟蛋，欢天喜地的样子。

“娘，娘，鸟蛋！”

“你三姐哩？”

“三姐？没见啊。”

李于氏一惊，急忙回头四处找：“三妮，三妮！”喊声响遍了山林。

一种不祥的预感从李于氏的心头掠过。她顾不了那么多了，死活也要进村子里去看，管他鬼子还是土匪。李忠厚没办法，只好喊上儿子李继成跟随她回到村里。

街上静悄悄的。三口人几乎一起进了门，李于氏又一声大叫：“三